红　荆

郭　华

第一次去新疆,就注意到了沙漠中的红荆,但是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那不是红荆,那叫红柳。经过提示,仔细观察后觉得确实和家乡红荆不同。家乡的红荆一丛丛或者一排排挤在一起,而红柳多数一棵棵单独生长。家乡的红荆抽条生长,收割之后叫红荆条。而沙漠中的红柳年复一年,无人收割,再加上生长缓慢,多数都成了缩小版的红荆树,老干虬枝,在终年风沙肆虐和干旱无水的环境中,倔强地生存着。新疆的朋友非常赞美红柳,甚至说它彰显了不怕艰难困苦的"红柳精神"。

最近一次去新疆,在水丰草密的绿洲地区看到了红柳。发现这里的红柳和家乡的红荆更为相似,沿着道路两侧一丛丛密集生长。由于6月正是红柳开花的季节,粉色的红柳花开满路旁。红柳的花朵只有米粒大小,但若干朵小花开成一串,若干串小花交织在一起,也给人繁花似锦的感觉。

家乡的红荆也开花,但是,有这般好看吗?我特意让司机师傅停下车,拍了几张戈壁红柳花,发给朋友,获得一致点赞。

退回三十年去,家乡遍地都是红荆。但是从来没有人种过红荆,甚至不知道红荆有没有种子。那些红荆是什么时候就有的?爷爷的爷爷也不知道。

家乡的土地以盐碱闻名。而最最不怕盐碱的植物就是红荆。它们不用播种,不用浇水,不用施肥,不用任何管理。只需等到秋末冬初,地净场光,再没有别的农活之后,去把当年的枝条砍掉就行了。明年春天,它又会萌发出新的枝条来。

在盐碱程度较低、可以耕种的土地上,红荆是长在地埝上的。在大片大片泛着白花花的碱疙巴,不能耕种的废弃地里,红荆是随意生长的,几乎每年冬天都被拾柴禾的人们连根拔掉。可是,这种连根都没有留下的地方,来年也有新的红荆生出来。新生的红荆和碱蓬菜、盐篓棵等耐碱植物一起,形成盐碱地上绿色的植被。

红荆也有叶子,但是叶子又细又短,比农村妇女做针线活的针还小。因此,人们从来不管它们叫红荆叶子,而是叫红荆末子。夏天在地里干农活,休息的时候坐在地埝上,从来不敢靠红荆太近,就怕弄一身红荆末子。平原上的蛇和其他小动物,也往往栖居在红荆丛中。那年,村里一对青年男女搞对象,有人说看见他们躲在红荆丛中如何如何,我至今不相信,因为那实在不是卿卿我我的环境。

极少数红荆可以长成树,我家老宅子旁边却有一棵红荆树,长的有碗口粗。那时候农村中有一种容器叫做食盒,四四方方的,用紫红色的大漆漆得油光。食盒是遇有礼尚往来,用来装礼品的,而那时的礼品又多是馒头一类的面食。红荆树是做食盒最好的木材。小时候奶奶经常指着红荆树对我说:留着这棵红荆树,将来给你们做食盒。红荆树做的食盒,热天放东西不馊。

一年当中,人们对于红荆的关注只有一次,就是收割红荆。收割红荆被农民们叫作"砍红荆",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荆条又粗又硬,用镰是割不断的,必须用斧头来砍。因此,砍红荆的时候每个人都同时携带斧子和长柄的镰刀两种工具。红荆不是粮食和油料作物,不占耕地,不用向国家交征购,全部分给农民自行处理。分到家的红荆,经过精心挑选,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细比较直的名副其实的荆条,用来做编织。另一类是比较粗、又七股八杈的,当作烧柴卖掉。但是,不能全部卖掉,要留下一点点。家乡的风俗,大年初一煮饺子的时候,是不能拉风箱的,初一早晨拉风箱会让家里人得哮喘病。可是,要想不拉风箱把水烧开,把饺子煮熟,就只能烧最好的柴禾,最好的柴禾就是红荆。因此,每年都要留下足够煮熟一锅饺子的红荆。

那些可以做编织用的荆条,也要卖掉一部分,因为价钱比只能当柴烧的红荆要贵许多。剩下的,用来编筐。筐是农民使用最多的家什之一,每年都要更新。除去粪筐之外,都是椭圆形的草筐。家里有孩子的,要专门为孩子们编些小筐。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入学仪式,也不知道成人礼。知道的,就是当你背上草筐,去拾柴、去割草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开始分担一份家里过日子的艰辛了。我是七岁背起草筐的。

我们家每年分得的红荆,除去留下编筐的之外,大约还可以卖十来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不仅是一笔大额款项,还是一份白捡的福利。

红荆条比平原上所有树木的枝条都更加刚硬,用来打人最是厉害。因此,古时候红荆是可以用来做刑具的。上学后从课本上读到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不用老师解释,我即深知请罪为什么要背上红荆。因为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母亲责打,母亲用的就是荆条。

我们家虽然兄弟姐妹较多,但在奶奶的呵护下,父母从没有打过我们,直到那一天,我"犯了天条"。星期六的下午,村子里的小学老师要到管理区的中心校去开"例会"。那时候连老师这样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也是没有自行车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并肩步行出村,向东面的邻村走去。男老师姓刘,年岁较大,女老师姓蔡,尚未结婚。村子里几个已经辍学的大男孩,唆使我们几个尚未入学的熊孩子骂老师。他们编出两句非常难听的顺口溜,让我们齐声朝着老师的背影喊叫。

老师气得转身回来追我们,我们飞快地躲藏起来。待到老师又出村了,我们跑出来接着喊,老师又回来追我们……这样拉锯似地反反复复一下午,老师连会都没有开成。因为男老师和父亲小时候同过学,所以我们一家人都认识他。老师回来时在街上正巧遇见我奶奶,顺便告了我一状。

傍晚奶奶喊我回家吃饭。我们家的大门临街,进了大门之后,要穿过一条小胡同,才能进到院子。我兴冲冲地走进大门,忽听哐当一声,奶奶在我身后把大门闩上了。我一愣,再往前一看,母亲手里握着一根荆条站在胡同的那一头。虽然感到气氛不对,但我已无路可逃。母亲和奶奶从两头向我走来,没有等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母亲已经把我的脑袋夹在腋下,扬起手中的荆条,啪一声就抽在了我的屁股上,边抽边骂:"让你骂老师……"

以母亲和奶奶当时的气愤,我估计母亲还会再抽的。但这第一下抽下去之后,奶奶心疼了,制止了第二下。

但就这一下,已经让屁股上起了一道血印子,晚上只能趴着睡觉。奶奶给我在血印子上抹了一些香油,那时香油是农民家里最金贵的东西,抹上以后,感觉好像疼痛轻了一些。

奶奶一辈子不识字。她抚摸着我的头,用她自己对于尊师重教的理解,告诉我:"奶奶和娘都舍不得打你,可你今天确实犯天条了,这世上除去父母外,唯有一个人不能骂,就是老师。其实老师比父母的恩情还大。你要长大成人,大了要到外边去,要干大事,谁教你能耐?谁教你本事?都是老师,老师就是你的圣人你的天。"

我想,假如今天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会有家长说:孩子们不就是喊了几句顺口溜吗,怎么能和孩子一般见识!还可能会有家长说:都是大孩子们教的,不能怪小孩子们。而我,却因为那结结实实的一荆条,一辈子结结实实地记着:天底下唯有父母与老师不可骂。

上了学,识了字。大约是三年级下学期,一张县政府的布告贴到了村子里。县政府的布告贴到乡村,这是亘古未有的事。而且,布告下方就是县长的签名!虽然新中国已成立十多年,但由于当时信息传播渠道的单一,对于老百姓来说,县长依然是神秘的存在。不待通知,人们纷纷前来围观。

布告全文我已背不过了,但主要内容至今记忆清晰:号召全县发展芦苇、红枣和红荆种植。布告中引用了一句民谣:"全县三宗宝,苇子红荆大红枣。"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当年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也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看到县政府为红荆上户口,并写进发展战略。就凭这一点,全中国的红荆家族,我们县这一支应当是最为荣耀的。实实在在地说,这一发展战略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县实际的。可惜,不到两年工夫不仅这个战略被否定了,连提出这个战略的领导也犯了错误,错误就是:同以粮为纲唱反调。

家乡多红荆,是因为遍地盐碱。搞过农业的人都知道,"碱随水来,碱随水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地下水大幅度下降,盐碱居然逐步消失了。没有盐碱了,自然不如把红荆刨掉种上粮食合算。再加上发展灌溉、平整土地的需要,过去的地埝子也都没有了,红荆失去了立足之地。就像没有人知道红荆是什么时候来的一样,也没有人知道红荆从什么时候就走了。

几乎所有动植物在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被列入"濒危"名录,就会有人站出来呼吁加以保护。而对于红荆的消失,人们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若干年后,不知因何事、何情触发,才突然想起,红荆怎么不见了?

偶然翻书,在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里居然读到了红荆:"**庭中栽得红荆树,十月花开不待春。直到孩提尽惊怪,一家同是北来人。**"品读这样的诗句,和芳香满庭的桂花树,和秀色撩人的玉兰树,和枝头喧闹的红杏,和暗香袭人的梅花,又有什么区别呢。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是什么原因让红荆入了这位大诗人的法眼,并为之赋诗呢?我猜红荆树本来就不多见,而元稹院子里的这棵红荆树,肯定开始就是作为观赏植物栽种的,每天要打理它,侍弄它,就觉得它珍贵了。就像有些野生植物,在野外的时候,没有人会多看一眼,一旦挖回家来,栽在花盆里,当作"绿植"养起来,命运立马平步青云。据说,今天在欧洲,依旧有人把红荆做成盆景观赏。

而当年那遍地的红荆,太多且不说,关键是从来不用人照看,不用人为它们做任何付出,只等收割就行。因为得来太容易,太简单,人们反倒从来不觉得珍贵,甚至没有留意过红荆花是否好看。

最近去新疆,吃的最多的是羊肉,最常见的吃法是烤串。但烤串的签子既不是竹子的,也不是金属的,而是红柳枝条。朋友说:就烤串用的这一根红柳签子,到内地能卖一块钱呢。我问为什么这么贵,朋友一脸自豪:红柳大串,时尚啊!

隐约觉得,和新疆朋友对红柳的态度相比,我们当年是不是欠了红荆一点什么。

从新疆回来,在高速公路下道处的匝道旁边,蓦然看到了久违的红荆,而且不是一丛。家乡的红荆也在开花,我特别用心地观察了一下,那一串串一簇簇的花,和红柳的花一样粉嫩娇艳。

(转自《美文》杂志)

玉兰花开醉心扉

吕同瑞　摄

遇见清明

江利彬

春意盎然燕子飞,细雨如丝藤蔓绿……行走于轻烟弥漫的隐隐青山中,和清明这一饱含诗意的节气,来一场温柔的相遇……

遇见清明,在略显清冷而满怀思念的诗词里。其中,最能勾起无限愁思的,还是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短短几句,却不经意地道出了行人的惆怅与哀伤,让人禁不住落泪。而宋代诗人方岳在提及清明之时,又是另外一种口吻,"**淡烟疏雨清明日,飞絮落花游子心。燕话春愁初睡起,一帘草色暮池深。**"他是在盼望着,盼望着这缤纷的飞絮和落花能为远在异乡的游子捎走几缕愁思。人生在世,是该心怀盼望的,不管此时是何种处境,只要心怀盼望,总能迎来一线生机。

遇见清明,在追思先人及传承祖先信仰的传统仪式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明节这一天,我们或带上鲜花美酒,或带上亲手做的小点心,携同家人,登山祭奠已故的先人。静默着,追溯家族的精神源头,回忆起先人们往日对我们的呵护与关心,不忘先人们的谆谆教诲,誓要把先人们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

遇见清明,在香气四溢的时令美食里。犹记得,每年的清明前夕,邻家的妇人们都会采摘来新鲜嫩绿的艾草,置于石臼,捣碎成汁,然后加入糯米粉,揉擀成皮,再依不同口味,加入不同的馅料,做成油绿如玉的青团。而在惠州,亦有着这样的一道小吃,名曰艾板,深受客家人的喜爱,逢清明节必做。它的做法看起来和青团差不多,同样是软糯的艾草外皮,加上各种风味的馅料。但相对来说,艾板的艾草味会偏重些,绿油油的外表下,更有咸甜两种口味。其中,咸以萝卜、腊肉、香菇、虾米作馅,甜则以黑芝麻、花生、白砂糖作馅,入口软糯,艾香浓郁,咬一口便唇齿留香,叫人遗忘不得。当然,清明节的时令美食还有很多,说也说不完,像那金黄香脆的烧猪肉,像那晶绿蓬松的朴籽粿,像那乌黑可口的乌稔饭……

遇见清明,在清朗明媚的风俗里。宋代诗人吴惟信在《苏堤清明即事》中就曾写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听听,人们在清明这天外出踏青,不管男女老少,三五成群,或静静漫步,或高声吟唱,或闲荡秋千。凝眸处,梨花浅白,杨柳依依,是何等的柔情似水。而到了现代,我们除了踏青之外,还保留着蹴鞠、插柳、放风筝等一系列风俗活动。我们还会将折来的柳枝戴在头上,或别于发间,象征着迎春,亦象征着吉利。

遇见清明,就遇见了美好,遇见了思念,也遇见了深情,遇见了那生生不息的希望……

清明的思念(二首)

杨万宁

一

一片树叶,安放在春天的枝头
又被风吹散,像一个人
将化作一缕青烟
然后,入土为安

你骨瘦如柴的身体
被推进那只铁制的船里
烟筒高高耸立着
那是你走向天堂的阶梯

你要躺好,不能翻船
还要巧妙躲避滚烫的火焰
不能让儿女看到你的表情
痛苦抑或快乐,都背对尘世

曾经玉树临风,1.75米的你
此刻,躲在一只盒子里
多么渺小,只能触摸到
你渐渐冷却的体温

一切生命,无论富贵还是贫苦
皆如草木,终化作一抔灰
装进盒子,归于尘土
以另一种方式,瞭望这世界

从1947到2022,是一个轮回
从紫荆山到紫荆山,也是一个轮回
天堂的路,也许更远
走累了,你要停一停

你在黑暗里醒着,而我们
还要在光明里奔波
在许多年后,你会从一只翠鸟的身体里
找到自己的儿女们

二

你生命的又一处家园
——紫龙一园区4排15号
离天堂最近的宿营地

背靠紫荆山,能看到曾经与过往
栖居的小院,消失的校园,钓鱼的小河
尽收眼底,那苍茫的人世间啊

松枝上,两只弱小的蚂蚁
它们是什么时候上的船
松枝竟然一无所知

尘土归于了尘土,天空还给了天空
任流水和风多么温情
也无法抚平时光的卷角

曾经的喧嚣,仿佛从未发生
沉默的石头,看破不说破
你从此成为山水的一部分

寂静的墓园,没有一句告白
只有两粒鸟鸣引路
鸟鸣比烟火干净,如泉漫过溪谷

一场大雪,掩盖了我们的悲伤
白得耀眼,白得虚无
多像这人世,又像是天堂

百股河的水,平静得像一个人的一生
偶尔掀起的浪花,会惊醒黑夜
然后,又流向远方

春柳(外五首)

张振香

垂柳条条挂玉帘,风吹袅袅荡青烟。
平湖如镜倒留影,且待别离送客船。

春韵

满园杨柳绿丝烟,芳草青青紫燕还。
一夜东风吹落蕾,毋需雕饰自天然。

春上枝头

村边杨柳舞千枝,一夜东风破絮丝。
鸟雀筑巢高杈处,飞来飞去孕新诗。

油菜花

燕剪春光遍地花,青山脚下有人家。
蹁跹玉蝶时时舞,阡陌如金映彩霞。

江南春色

银杏枝头百鸟喧,小桥碧水绕楼前。
桃红柳绿惹人醉,裔旎春光洒满船。

春风

越岭穿山树冠爬,君临之处露芳华。
江湖激起千层浪,田野吹开万朵花。

乐享春光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舍不得把路走完

霍寿喜

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就要退休了。退休前,我去单位叫上班;退休后再走在上班的路上,就是锻炼身体了。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走路。如果天气状况适宜,我每天至少走一万步,多的时候会走两万多步。

从家里到单位有四公里,如果从旁边的公园绕一下,单程就是五公里。我每天上班,总会走一个单程。到了晚上,微信显示的步数总会超过一万步。我甚至想好了退休后,仍走这条路锻炼,不过不是去单位,而是去公园——在公园里转几圈再回家,正好也有一万步。

有不喜欢走路的亲朋好友问我,你天天这样走路不着急呀。我则清晰告诉他们我每次走路时的真实感觉:总舍不得把路走完,一看快到目的地了,反而有些失望。同事亲朋听我说"舍不得把路走完",都笑着说这话很新鲜,都夸我是文化人。

去年,我88岁的姑妈因病去世。在老人弥留之际,我曾去市郊看望了她。当时姑妈已经没有了意识,她的小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对我说:"我妈昨天还淌眼泪,说她不舍得死。"听闻此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儿时在农村,我也不知吃了多少姑妈给我做的"糖打蛋",那可是农村招待人的最佳快餐。而姑妈去年住进城郊的小儿子家后,我并没有去看过她老人家。我的眼泪中,也有悔恨的成分。

是的,88岁的姑妈舍不得走完人生之路。58岁的我更要珍惜还没走完的人生之路(含孝敬老人之路)。无论上班还是退休,该走路时就走路,无论春秋和冬夏。同时,也要珍惜与同事们的友谊,用自己手中的笔(其实是键盘),为单位为同事写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早在去年元旦之前,单位一位退居二线的调研员,接到省局调令,如愿调回故乡。临走前,单位为他开了欢送会。从调研员嘴里出来的都是感谢之言,感谢同事这几年对他生活上的关心,感谢各科室对他工作上的支持。他认为单位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特别和谐温馨,"我真舍不得走。"说这话时,调研员眼里有泪,吐字哽咽,令我和不少同事也感动得落泪。

写完这段文字,我就要外出走路了。时值双休日,我还是往单位方向走,到旁边公园里转。我要找找退休后的感觉。

欢迎订阅
《衡水日报》
《衡水晚报》
《衡水日报》530元/年
《衡水晚报》180元/年
河西站电话:2034450
开发区站电话:13323185505
河东站电话:18803288788